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四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新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刑考 刑制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以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幸洛陽寺錄囚舉寃獄

時廷尉陳寵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

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

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

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

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編法漢興以來二百二
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
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
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
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
繁人不堪之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
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
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建初東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隆宥
之自後因以為比有輕侮法張敝駁議以為開相殺之路又
輕侮之比寢繁至有四五百科難以垂訓請除其敝詳見詳

九年復置若盧獄官

若盧獄屬少府
主輪將相大臣

是後又有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
都內令丞屬大司農

十一年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癯老少女徒各除半刑未竟三
月者免歸田里

十五年有司奏以為夏至微陰起悲離草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
令郡國以日短至按薄刑

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
尹廷尉卿及官屬各有差即日降雨

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奸以苛察為政因此遂
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
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
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廼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政
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為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
因以盛夏追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

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一人之罪根連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遇用事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斷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也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般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

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吹噓萬物養其根莖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凍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焉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則有悔過者除其罪

順帝永建元年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永和五年漢安二年各有此令

冲帝卽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相帝建和元年詔郡國繫囚減死一等勿答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及和平元年永興元年二年俱有減死罪及贖罪之令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縲贖各有差

三年熹平五年六年光和三和四年各有此令

桓帝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令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

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上言極諫帝怒策免之曰後無敢復爲黨人言者竇武霍諂等復以爲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畿切州郡 髡答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慄慄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善良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解所脫甚衆靈帝初卽位時李膺等雖廢錮天

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尉之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乃令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置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刑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趙劉儒范滂等請下郡縣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州縣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殘滅郡縣爲之殘破

按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加之罪則必從而爲之辭靈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年方童幼不知姦佞容悅之可親忠賢鯁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復能窮詰其所以謀之說所以爲之狀而遽可其奏以自惜昏暴之君誅諍臣戮直士若龍逢比干之儔皆以諫諍於朝而嬰禍而竊議於野者則未嘗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誅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卽偶語腹誅之罪而曹節王甫輩所爲蓋襲斯湯之故智也至於根連株連坐死者不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

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爲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
黨與爲能事義縱爲定襄太守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
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
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成瑨爲南陽太
守宛富賈張汎倚恃後宮中官之勢縱橫里中功曹岑
暉等勸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
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夫重囚之罪可殺也張汎
之罪可殺也至其宗黨賓客數百人豈皆有可死之罪
乎而一槩殺之義縱酷吏所爲固不足道成瑨岑暉名
士也亦復若此雖曰其心出於嫉惡然濫酷亦太甚則
夫張儉亡命其所經歷後重誅者數十家至於宗親臧
殄郡縣殘破蓋亦漢世之法耳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
後乎傳曰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信哉

崔寔政論曰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
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
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
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監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政
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
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庀運之會自數
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
方將批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鸞諧節奏哉昔文帝除肉刑
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
致平也

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
世之君率多柔懦比愚之佐唯務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

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按崔寔政論主於嚴刑而其論發於桓帝之初年司馬溫公亦以爲矯一時之枉然憲嘗考之漢自冲質而後政日以圯其敝蓋原於人主昏庸戚閹相繼秉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而國隨以亡其咎不在於刑輕也且二帝之時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止於髡鉗或徙邊或贖贖唯謀反大逆不用此今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此二者所誅甚衆豈亦反逆乎蓋牧守皆戚閹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詔書而誅殲之且當時姦凶得志忠賢受禍民不見德亡形已具猶幸刑制稍寬於西都時有寬恤之詔故其所誅殄

及於黨錮之清流而不及於無辜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必又有不可勝言者自古人主之濫刑嗜殺者如漢之孝武唐之則天寵用張湯義縱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徒恣爲威酷然不旋踵而以法誅滅之蓋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殺特不能勝其好殺之心而至於用此曹旋覺其非而誅之以謝天下張而能弛故不至於亡其國桓靈之昏庸豈足以語此以昏庸之主而復欲其行嚴酷之法則土崩瓦解之勢當如亡秦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漢鼎始移矣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奏之

劭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

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環偉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帝善之

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從之

融議曰古者淳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斯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

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鴻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其後魏公曹掾復欲行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

使淫者下蚕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按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誠非篤論然陳羣所謂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是當時傷人者不過坐髡鉗之罪又言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蓋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劓判而笞數太多反以殺人後雖減笞數定箠令然笞者猶不免於死於是遂以笞爲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笞之如孝章以來屢有寬刑之詔俱言減死一等者

勿笞徒邊蓋愆其笞則必至於死也然鬪很傷人與姦盜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則太酷免死而止於髡鉗則纔翦其毛髮而略不羅箠楚之毒又太輕矣則曷若斟酌笞數使其可以懲姦而毋至於殺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議復矣

魏武帝既建魏國乃定甲子科犯鈇音弟又音大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之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討袁譚時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墳之亡民有詣門自首者公謂之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毋爲吏所得民垂泣而去

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詳觀右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

告以其罪罪之

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

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帝親召問言前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之死也不汗宮闕不爲縉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紂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又令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四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

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詔更定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時承用秦漢舊制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

除參移連坐之罪增部所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
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
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今甲以下
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此都目凡九百
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
數十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律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
實相探入盜律有殘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
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人又反又無常後人
生意各爲章句孫叔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
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
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
子於是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
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

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博士
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
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囚吏劉
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
枉者相斷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
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
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
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
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

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
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
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
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

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得反許葛
起也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是故分以為劫掠律則律
有欺謾反武安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
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
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囚
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
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律之事科有考
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
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呼回人受錢科有使者驗
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賂律盜律有勒辱強賊興律有擅興
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脩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興律
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
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

以不承用詔書之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
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
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漢以賈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無
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
以為郵音驛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
事今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音燧及科令者以為警事律
盜律有還贓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
平庸坐賊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
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
罪夫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
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坐繫多宜總
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出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
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

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刑死有三髡反若昆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流或梟殖側踈反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反兄弟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

伏曰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此

致堂胡氏曰懷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即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夫業儒之侑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一五苟如是蜀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齊王時司馬師輔政坐毋丘儉以大逆之罪誅夷之乃改出適女從死之律詳見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大赦天下乃頒新律

初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劭雖經改革而科

網太密於是命賈充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辯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補上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其後明法掾張襲又註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斷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卑其政也是以經略非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賊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訛爲之心舌捕擊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繫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次置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

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
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
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
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爲過失之近也都城人衆中走
馬殺人當爲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
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
造劫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爲無常之格
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法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
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
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
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口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
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
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如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

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
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
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
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
亡爲緇守將中有惡言爲恐喝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
呵爲受賕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
也卽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
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
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
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
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
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

攘臂以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
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
怒子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
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
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則奴婢捍主主得鳴
殺之賊燔人室廬舍積聚盜賊五疋以上弃市卽燔官府積
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卽今人毆其父母不可
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違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
卑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先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
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
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一體守也或計過以
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
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

以臨時觀變者用法執訟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
致之機略之上爾雅輕重於毫釐考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
理直刑正夫奉聖謨典者操刀執繩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
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
刑之威贖刑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
人也故爲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謂之
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
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也

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

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
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茲所以然者肉刑

之不用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人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士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矣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道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願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志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答答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

手足而蹠取音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疏上又不見省

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劉頌上疏論之

頌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行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正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則法

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假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人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報犯罪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執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

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重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今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常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以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

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明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卽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

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
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
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
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於是門
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
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
不思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
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

懷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

東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
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
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
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

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
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立節度復
不奉用臨時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
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木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
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案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
法成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以是謂
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
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
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
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廢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
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
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
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

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
斬若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
逃亡是子孫而父母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
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著矣秦網密文峻漢
典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
通其圯反符鄙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者爲正條則法
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勅法先王
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
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也

帝卽位衛展爲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
大辟令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勾踐養胎之議愚
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

王道賀循等議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

之役皆無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
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
而况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昨者冥
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
爲改若行諸市朝朝夕鑿戒刑者詠爲惡之永痛惡者觀殘
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誠以懲
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崇大命惟新誠
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弊習翫所見而忽異聞
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則甘死者
殺則心服以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
在刑例則進退惟允尚書周顛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
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
時人少死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

死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
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刑禁而乃更
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官刑蹈罪更衆是為
輕其刑誘其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
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
因此皆何異斷則常人以為恩仁也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
者日多踊貴履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
之源不如殺以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
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
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
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大興四年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
皆煩刑所致救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
者須以救弊也今之宜亦如之

東翼言大較江東之政以姬漁豪強常為民蠹時有行法
輒施之寒劣按史稱元帝好刑名郭璞復有繁刑之諫璞
傳載全疏數百言然指陳實事不過言建興四年督運令
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 逆上流以為冤酷之異蓋自江
左中興以來姑息立國北征大事以乏興殺一督運未為
過也而當時寬之史氏書之以為淫刑嗣時之後習為寬
弛劉隗刁協庾亮稍欲濟以綜核而召變稔禍矣

明帝太寧三年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成康之時庾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從寬縱疎密
自由律令無用矣

石勒既稱趙王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
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

續咸為律學奈酒成用法詳平國人稱之
安帝元興末栢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
刑命百官議

蔡廓上議以為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淳人多惇
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
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刑巧之懷日滋耻畏之
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姦况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
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
殺考律同歸輕重均所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
留愍今英辟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
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
孔琳之議不同時多與琳同遂不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五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明斬賜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宋文帝時侍中蔡廓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
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
鞠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貴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
衛將軍王弘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其法太重
宜進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得小寬人命亦足
以為懲戒從之

明帝太始四年詔定黥刑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
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劫皆不限人
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
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通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

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徒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譴及帝崩其例乃寢齊高祖時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寃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刪定郎王植之集註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父殄滅

初晉張斐杜預共註律三十卷自秦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註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乃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寃魂猶結

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卽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崔祖思言漢時習律有官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乃此之由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漢故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令又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賂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官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廩十九曰關市二十曰

刑考卷之五
文獻通考卷之五
違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
制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
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
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
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
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
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金一斤
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
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
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
論故爲比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
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
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

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
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
不卽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桿不款
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斗械及鉗
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
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鞞反不去廉皆
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把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鞞長尺五寸杖皆
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
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
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
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必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
得法鞭杖以熟鞞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

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負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鞞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毋妻子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贍面為劫字贍音都感反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煩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

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

天監十一年詔自今通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上乃思所以寬之

十四年制除贍面之刑

帝篤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姦吏柄權弄法賄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

有罪亡命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疎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甚矣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賊驗昭然而不飲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梁高一尺負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着兩械及桎上梁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鑊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鑊一重

五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

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者有官者贖一歲刑無

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囚並著械徒並作着鑊亦不計階品

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羣手至市脫手械及羣手焉羣音兩

手曰當刑於世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

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立監平一

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

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

冤枉

後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

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塋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

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詞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

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

刑考

科今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

太武帝神麈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室其親者輾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女焚其家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負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彙其痼疾不逮千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贖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賊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

太平真君十一年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

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黨盡夷其族

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書事備而不典既列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為言浩及秘書郎吏以下並死浩之將誅也幽禁置之檻內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下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酷者

正平中又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凡

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獻文帝太安中以士民多因酒致闖及議國政乃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懸滿二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

孝文除口誤開河宗故事斬其裸形伏質太和初制不令裸形
又令高問修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
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
誅律重者止梟首

太和五年沙門法秀謀反誅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
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
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
一門門誅止身

帝勤於爲政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積年羣臣頗
以爲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
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囚圍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
矜恕耳由是囚係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時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復以繩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
以誣服帝傷之乃詔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太和八年始班俸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
賊二十疋罪死至是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
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弘之以外戚貴顯爲
治貪暴班祿之後弘之首以賊敗帝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
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賊死者四十餘人
受祿者無不跼蹐賂賂殄絕然吏民犯它法者帝率寬之疑罪
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月州鎮
亦簡

十五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
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

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今有
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

刑之
類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
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
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刑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
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既甄削便同
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
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公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
子子為男至于縣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
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
從之

文帝大統十三年詔自今應官刑者直沒官勿刑亡奴婢應黥
者止亡罪

北齊神武秉魏政遷都於鄴郡盜頗起遂嚴立制諸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疋魁

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

配驛從者流

文宣受禪後命羣官判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
其決獄猶依魏舊式

自六年以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脅任情喜
怒為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
或命左右嚮嗽以逞其意時僕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
罪因置于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
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招死囚編
蘆蔭為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為歡笑時
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杖夾指壓蹠又立之
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缸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
豫州檢使白樹為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

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勅八座議立按劾格負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千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鬪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其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

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鑱輸作左杖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疋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闕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一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官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訟繫之罪刑年者

鑲無鑲以枷流罪以上枷械死罪者斫之反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一人杖長三尺五寸太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

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没至於後主權幸用

事有不附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關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于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

鎮服去皇畿四十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死刑五一曰磔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造七而自殺之而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羣流罪枷而枯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奉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如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輪

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概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發逃亡者縣名注配若再犯徒二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冗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

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除貳惡共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卽位並先誅戮由是外內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踈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藉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僻礮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卽百二十云多打者卽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旣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悉焉

隋文帝初令高穎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甲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

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輳底壓踝杖梳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者大小咸爲之程而行杖者不得易八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檣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親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綱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

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

帝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汗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卽令斬之十四年尚書左僕射高穎理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庭非夾罰之地帝不納穎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乞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

內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穎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寮之不諫者也

開皇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

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決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

十七年詔所在官人不相敬懼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卽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憊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

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

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椽桶三人共竊一爪事發卽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常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旣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益甚臣寮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依劔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司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

庭荒蕪獨孤師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之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指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蕃客歸庭中有馬屎又庶僕禮上檮蒲旋以白帝客主故皆坐令與掌棒殺而榜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順帝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計遠又能附楊素毋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乃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開皇舊制豐門弟子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時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藉沒巖以中宮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

乃下詔革前制令諸州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大業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檀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鬪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廩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歛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勅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盜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輟裂梟

刑考
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鬻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刑考 刑制

唐高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餘悉蠲之

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贓詐冒盜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衆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大略以開皇爲準五百麗以五十三條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

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百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

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輻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柎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鎌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

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三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鬻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背腿均受者聽卽殿庭決者皆背受

太宗卽位以爲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卽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之

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乃詔罪人毋鞭背

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爲伍乃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致堂胡氏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大臣不欲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宮讒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

品以上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二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殄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

旣定免死斷右趾法帝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復生豈憚斷一趾去趾所以使覓者知懼今以死刑爲斷趾蓋寬之也其後裴弘獻駁律令房玄齡等又以爲古者五刑刑居其一今肉刑旣廢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別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五年帝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旣而大悔詔死罪

雖令卽決皆三復奏觀門六年帝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如期皆來乃赦之見赦

十一年頒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定律一千五百四十六條爲三十卷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有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

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泣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泣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泣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塋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

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大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者尚書省衆議之錄可以爲法者送秘書省奏報不馳驛經覆而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獄囚柎校糧餉治不如法者

十六年詔盜賊之作爲害寔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煩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逆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縲繼有一於斯實虧王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勅八座議之議者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高宗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
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火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司刑太常
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又加刊正

趙冬曦上書言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餘條近者隋之
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
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
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
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
之慟哭矣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
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
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筭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
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
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言其事無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
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
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
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
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濫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理
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釋枷而笞捶以死
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皆至死而杖未畢乃詔
內有盜竊及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
停然無益也

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于
垂拱詔勅爲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書令韋安石又
續其後至於神龍爲散頒格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
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

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向知別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而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諸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今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

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水破家反是實等名字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驢駒拔擲或使跪捧枷累璧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緹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槓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又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人戲呼為例竟門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末有用以治

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効之也佛之言在無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闔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况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慮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長壽元年在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直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勅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密裂衾帛書寃狀令其子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禡其中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

后使通事舍人周琳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琳視之琳不敢視唯東顧唯諾而已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琳奏之樂恩賜物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貶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恩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恩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

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陷善恩坐流貶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遺廬之湏毀去萋非之牙角頓茲險之鋒芒窒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

虐泥耳籠頭枷研棖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湏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

死賴天啓聖心與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曷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著開元格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宋璟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初又詔刑部尚書蕭奘稍增損之

十年前廣州都督裴仲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仲先亦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臣時來則爲若貴臣盡當受杖但恐吾輩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仲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慎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入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陳政敏遜齋閑覽言杜子美脫身簿

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勦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親犴獄敲榜發姦偷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箠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按以裴伸先之事觀之則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又張士貴宋璟所監泣者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則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河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卽入死刑貴處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卽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疋計五百五十價爲限勅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時勅先準格例每例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疋自今以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準實錢庶叶從寬俾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上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罔也

三十二年殿中侍御楊汪爲張瑄等所殺先時瑄父張審素爲
雋州都督人告其賊汚制遣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
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
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籍沒其家時瑄及弟琇俱幼坐流嶺
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
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
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
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爲然謂
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
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
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
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怜之

致堂胡氏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
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載天君
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爲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遽以
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瑄與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
報之其失在不訟干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
豈非爲此乎而裴李降勅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
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
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殺
張審素而瑄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
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
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
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按通鑑紀此事於開元之二十五年然當時李林甫方用事崇獎姦邪屏斥忠直監察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廬太子英鄂王瑤光王瑒以失寵被讒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爲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爲刑措之祥何耶

天寶初李林甫爲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爲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數十百人

六載勅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

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克復東京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戒驅使追捕者皆繫之上御冊鳳樓下制士庶受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汚者勿問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器諲上言諸陷賊官皆國從僞隼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

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代宗寶應元年詔曰凡制勅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至六十並不至死

帝性仁恕河洛平詔河北河東吏民任僞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諫者常諷帝政寬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卽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勅決人捶無數有司言應決重杖之

人今式先無分別京賊知是蠹害火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二種法開二門請詳處分故有是詔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判惡逆四等請準律用刑其餘犯別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貞元八年勅比來所斷罪俱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

按鞭朴在有廬之時爲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旣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爲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爲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

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無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姦吏得因緣爲市是何理也至於當斬絞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爲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蓋革累朝之弊法云

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勅爲開元格後赦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振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賊踰三死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

唐史刑法志論曰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啓其姦猶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爲幸也

穆宗時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其後罷之

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

罪乃議其出入是予奪係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

文宗時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勅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興等入左庫被以桎梏掠地不勝苦目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註於是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子不死者沒爲官婢

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

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典刑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甚憚之

武宗時詔竊盜賊滿千錢者死

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饑寒也武宗有此今宣宗立乃罷之

會昌五年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

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
勅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

大中五年勅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
前能經官陳首即在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萌肇雖未被
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七年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響杖一下折笞杖
五下則吏無逾判法守常規

八年勅估絹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文九十爲陌
計贓絹一疋

僖宗乾符四年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州
縣官更所犯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
收據事定例

梁太祖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

一十卷律并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

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臺奏廢僞梁新格行本朝舊
章今集衆商量開元格多是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今欲
且請使開成格從之

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決死刑
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按牘若準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
慮刑獄遲滯者詔曰刑以秋分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
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
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
斷輕者即時踈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
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爲逆惡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
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二千里卽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來全不奏覆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乞敕所司應在京有犯極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奉勅依

容齋洪氏隨筆曰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卽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寃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菱各百碩便令如法埋塋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湏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

去之

長興四年大理正張仁瑒奏伏見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給喪塋行人載於城外或殘害尸髮多致邀求準獄官令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行刑注云決之經宿所司卽爲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塋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理瘞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冢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諭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

王氏反此義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閩無道之曦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晉天福十二年勅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及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嘗令帝靜獄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

漢法旣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民間震動驚訛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如何皆專殺不請或決口以圖舌斲筋折脛無虛口雖姦盜屏息而冤死者甚衆

周太祖廣順二年勅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

世宗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差繆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並行刪定務從簡要所貴天下易爲頒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刪律令之書求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爲今古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彙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及皇

朝制勅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者覽者難以詳明格勅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邊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爲姦寢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在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緹等十人編集新格勅成部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詣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重輕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盾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率拘候編集且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及兩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書門下及兵部尚書張昭遠等奏其所編集勅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目之爲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編勅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者奉勅宜依

五年勅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勅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後賊少多並決殺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聞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

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它可以類推矣見竇儀傳又曰周世宗用法太嚴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及去今略記于此樊愛能何微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危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複襦不辨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

上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按委刑部詳覆既又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椽同斷獄

二月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竊盜滿三疋者死會昌之後竊盜賊錢一貫以上抵極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復遵建中之制漢乾祐以來用法嚴急民盜一錢者死周太祖深懲其弊定今竊盜賊滿三疋弃市建隆二年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至是又有是詔法益寬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

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
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
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
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劔州吏送罪人索得州
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爲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
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
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
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
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
間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
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
殺牛賊不獲亟賢憫之卽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
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改爲其利民如此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
里脊杖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
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
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
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
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
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
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竇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削去令式宣勅一百
九十增入制勅十五又錄律內餘律在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
名例之次後別取格令宣勅之削出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一
百六條編爲四卷曰新編勅其厘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內
類不在焉詔與刑統並刊行儀等酌參輕重尤爲詳備世稱其

平允是後削平諸國州府皆頒下之

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史督長獄椽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粗械貧不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誡官吏

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改司寇參軍爲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爲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爲之秩滿免選赴集又置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幹局曉法律高貲者爲之給以月俸秩滿上其殿最以定黜陟有踰濫者坐長吏而

下其後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鞠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舉者罪之是歲命有司取國初以來勅條纂爲太平興國編勅十五卷行于世太平興國時始用士人爲司理判官

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詔自今繫囚如證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吏拷決上頗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

九年三月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加糾察

時上閱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下詔申嚴淹獄之戒令今後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並準禁囚例件析以聞其鞠獄遣限及可斷不斷事小禁繫者有

司奏駁之

六月詔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四十人分往江南江浙西川荆湖嶺南等道案問刑獄情得者卽決之若須證逮者並且獄論如律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其臨事強明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來上

十年五月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本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

九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並須習讀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加試問其全不明習者量加殿罰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按牘勿復分遣鞠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爲格式

二年二月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歲三元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晉天福七年詔書應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並不論決自今請太歲三元及上慶誕日兩京諸州不決死罰餘如故從之

五月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常命參官主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之未決者卽馳傳以視之州郡敢積稽留大獄久而不決及以偏辭按讞情不得實并官吏用情者悉以聞八月始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卽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如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司錄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因督促之有寃滯者以聞

三年今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寃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鞠

是年春京江浙大饑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以振饑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自臨遣而謂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餼糧以圖活命爾若其情非巨蠹悉爲末減其法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懇難制爲慮閭里者固便宜從事務於除惡繇是獲全活者殆千計

十月詔曰比者申命使臣分聽獄訟徒終歲序蔑有平反曷助哀矜祗增煩擾其諸路提點刑獄司宜罷以其事歸轉運司至道二年敕大理寺所決天下按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

十日小事十日心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真宗咸平三年判大理寺王欽若言本寺公按常有五七道今者踰月之內絕無案牘足彰耻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書用昭聖政從之

四年知黃州王禹偁奏令諸路置病囚院持杖劫賊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悉責保于外是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

上覽囚簿撫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公革終慮淹繫不克行

六年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奉裁勿得私黥涅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僕本傭顧良民故有是詔

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官勅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卽寘大辟頗乖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

二年詔大理寺刑部所舉詳斷詳覆官止試斷獄按五道差官與二司互考又詔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副法直官令吏部銓選流內官一任三考以上謹幹無過工書判官具名引對試斷按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三年無私罪者授京官先是悉自今史迺補端拱中寇準典選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三年四月樞密院直學士劉綜等詣三司開封府御史臺殿前侍衛司編叙囚繫翌日上御崇政殿臨決殺人者論如律雜犯死罪流徒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日旣罷令軍頭引見司覆奏所決刑名審視訖乃行是後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卒以

爲常

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官所在專察視囚禁審詳按牘州郡不得迎送相與聚會內出玉寶印紙爲曆書具績效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擿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寘以深罪

知審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許爲曲法決遣之際依法科刑規避枉法之罪證左明白者望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從之

河北提點刑獄陳綱上言杖罪械繫者其枷未有定制望令特置以十五斤爲準從之

太中祥符二年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處令特置司糾察令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等充凡徒以上罪卽時具收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追取款詞詳閱駁奏

尉衛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準淳化三年勅諸州所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準後勅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獎諭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禁狀點勘不謬卽具以聞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勅外州妄覲獎飾沽市虛名近者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干註數人裁一夕卽行斬決伏况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欲慎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詳恐有寃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間州府不體朝旨邀爲己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其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爲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爲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日數勘驗詣實書於卯曆從之四年詔自今決杖令衆者舊十日減爲三日半月以上勿過五日

日暑月免之

七年殿中侍御史曹定上言諸州長吏有罪恐爲訟訴卽投牒自首雖情狀至重亦以例免詔自今如實未有顯露卽以狀報轉運使如格當原免亦書于曆

十月御史臺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隋請鬻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爲此况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持用戒後來詔所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爲慘毒

按以此二則觀之則知法外凌持之刑祖宗時未嘗用也

天禧二年上封者言今斷天下之獄皆在大理詳天下之法總在審刑二者海內之準繩也且今之律令則具有明文制勅則常有更改凡定罪之要言勅則多指故失言罪則皆坐公私四

者定刑重輕殊邈配情輕而法重則近侮文按狀重而處條輕則為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入私則犯徒追官為公則贖金記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有降差承前斷公私故失之名止是法官臨時裁處既無著定深慮差殊欲望今應經歷刑法司定公私罪名參詳盡一其違制稱失者亦須審詳失錯情輕者明件條奏使不能因緣為奸輕重其法杜其萌漸實在於斯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開封府同議定以聞既而法官參詳自今捕盜掌獄官不稟長吏而捶囚不甚傷而得情者止以違制失公坐過差而不得情挾私拷決有所規求者以違制私坐又捕盜官承前有捕捉稽時不即聞州者咸以違制論罪涉太重望令犯者以違制失論又律分公私罪云私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不吐實情心扶隱欺亦同私罪公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者雖私曲相與公事得正違法猶以公坐望令斷獄並

以上文審定又律有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今請法官斷非除海行條貫元勅指定違制外自餘情輕失錯者止從違制失論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奏裁從之四月勅命官犯賊不以輕重並劾舉之私罪杖以下勿論四年詔自今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偽造符印厭魅咒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遇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臣切以為古之善政亦有當於今舉而行之無虧大體伏况十二月陛下聖誕之月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罪人決斷如故又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以至歲之陽處重陰之下蓋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伏望特

降明詔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斷決所在州府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而嚴加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勅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度施惠之時伏望萬機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極遇民之抵罪且未斷兩月亦未至淹延如此則議獄詳刑助順生氣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實水旱不作矣上覽之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則慮有滯滯或因緣為滋矣至是乃有是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七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於刊

仁宗天聖四年有司言勅增至六十餘條請命官刪定從之

建隆初編勅四卷纔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

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其繁亂

定其可為勅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一卷又別為儀制令

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太中祥符七年又增至三十卷千三百

七十四條又有景德農田勅五卷與勅兼行至是後增至六

千餘條命官刪定帝謂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

乎王曾曰此儉人或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有

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帝然之於是下

詔中外使得言勅之得失時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

官脩定有司及取咸平儀制乃制度約束之在勅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勅七年令成頒之是歲編勅成合農田勅爲一書視祥符勅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詔下諸路閱視聽言其未便者旣而又詔須一年無改易然後鏤版至明道元年乃頒焉

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蓋以秦讞之法廢失朝廷欽恤之意

詳見詳讞門

五年陝西旱災因詔民持杖劫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它

州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且諭長吏密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卽降不下司勅而民饑盜取穀食多蒙矜減賴以全活

知諫院司馬光言臣切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之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

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隆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從之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繫乃不以聞又自定折杖之法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在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為言詔毋得過十五兩是歲改強盜法不持仗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仗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仗得財為錢六十若持仗罪不至死者仍刺隸千里外牢城又詔告羣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軍兵及重於強盜請竊盜罪亦第減之至十千刺為兵詔可

又詔京城持仗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

詔如聞荆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持斬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資捕殺者重其賞

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遲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遲凌遲者先斷斷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極法也

詔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及庚戌巳巳日毋決大辟

故事天慶等五節有司不奏大辟具獄者十日天聖初詔止三日餘罪一日而已開封府舊禁刑人正旦冬至三日端午節一日亦詔罷之國忌日舊亦禁刑是至詔聽決杖罪

容齋洪氏隨筆曰刑統載唐太和七年勅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

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管責在禮律固無所妨從
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
史臺奏均王傳王堪見國忌日於私第科決杖人故降此
詔蓋唐世國忌日休務正與私忌義等雖刑獄亦不決斷
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拜
跪多又畫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
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為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
御史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誕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五百六十
其殺父母世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妻殺夫
凡百四十故謀闔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一百十
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及犯法
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而為善歟願詔刑部

類次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七年斷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慎恤用刑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
公罪贖帝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斲廢它日復得叙官
何可不重其罰命特停之會赦未許叙用尚書比部員外郎
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孫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
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始平二年斷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時神宗已即位令應諸州軍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在

獄病死及二人者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
杖一百如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七人如
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知推獄經兩犯即坐仍從違
制六縣三萬戶以上依五縣以上法提點刑獄司歲終會死

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神宗熙寧元年開封府請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廂凡鬪訟杖六十已下情輕者得專決從之

二年知金州張仲宣坐受贓論罪時金州金坑發仲宣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與作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法官坐仲宣枉法贓抵死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

蘇頌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囑條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恐汚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也

仲宣繇是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三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刑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遣內侍乘驛追逮監察御史張戩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風厲臣下之奇請免其就獄止就行審問不從詔

責戩等又命權御史臺推官張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責檢校工部尚書

忠正軍節度使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所爲不法責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及決詞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

人蓋王安石以私怨諷御史王子韶誣其過自後多興詔獄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罷者詔獄謂之制勘院非詔獄謂之推勘院其體大者則下御史臺獄或卽開封府大理寺究治

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請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歲於冬夏上旬檢舉牒州長吏勿留獄牒訖奏聞祖宗故事每歲冬夏降詔卹

刑帝遵行之既委各路提點刑獄自是不復降詔

八月詔曰在京班直諸軍請糧斛解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爲侵盜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諸倉取法口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

千九百餘緡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
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
首罪二等徒者皆配沙門島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約
千滿十千爲首者配沙門島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約
東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倣此法內外歲增吏
祿至百餘萬緡皆取於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
臣欲稍緩倉法編勅所修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自一百千分
等至三百千而接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
賞雖係案問亦全給

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
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例抵死
良亦可哀若據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等如前代斬右趾之比
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

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
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之創痛而終無愧
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
改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
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
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兇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
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
能孝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貼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
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
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韓絳會布請用肉刑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
仁然而有斷支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
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

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爲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重輕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人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爲患而居作一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亦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盜賊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議旣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

樞密使文彥博言臣聞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唐末五代刑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偽造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臣僚奏請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若貴其不悛則持杖強盜再犯賊不滿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見用刑名有重於舊律者以勅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勅所

四年令盜賊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二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爲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爲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二之一爲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並以重法論其知縣

捕盜官皆用舉者或以武臣爲縣尉盜發十人以上者限內捕不獲半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羣行於州縣之內掠劫於江海船楫之中雖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論

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四應天府僕齊徐濟單交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爲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寔益廣矣七年詔品官罪犯案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俸不至

四府設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按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至私試義二道按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時已置刑法科詔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奏舉京朝官

選人兩考者上等進秩補法官餘減磨勘循資免選射闕推恩有差法官闕員亦以次補之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

元祐中司馬光論之曰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又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提點刑獄王庭筠等言其無跡但謗譏朝政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法外編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樞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筠等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縊死逢辭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雜治差官卽世居及育家索圖讖簡牘獄具世居

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湖南編管

按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祖無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濟之獄蔡確欲憾吳充而特勘潘開之獄其事皆起於纖微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謂故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

以焉酷之刑至於輕旋也

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乃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庾死或主者異見輒淹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卽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遷寺於馳道之西

國朝舊制刑部審刑院大理寺主斷內外所上刑獄與凡法律之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參稽審覆官制既行審刑院糾察司皆省而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非奏讞者則提點刑獄王馬官司之有獄者在開封則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則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三京府司左右

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院皆有之時官制既行斷
讞還大理於是左斷刑右治獄以分寺事斷刑則詳事檢法
詳斷丞議正審治獄則丞專推劾主籍掌按籍少卿分領其
事而卿總焉

二年編勅所上新修敕式始分敕令格式爲四

帝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集議擇其可采者用之有未便
於事理而應修改者上之尚書省議奏卽面得旨若一時巡
分應著爲令及應衝改者隨所屬上二府奏審至是上之熙
寧敕令視嘉祐則有減元豐敕令視熙寧則有增而格式不
與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
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
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

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
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
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
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敕用此
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於
格而私文書行移並名爲式格則非也

成都府和州路鈐轄司申往時川陝絹匹爲錢二千六百以此
編敕估贓兩鐵錢得銅錢之一近歲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
匹乃得一匹之罪至多重法法寺請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
之

三年正月詔審刑院刑部斷議官自今歲終具嘗失入徒罪五
人以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連名者二人當一人京朝官展磨
勘年幕職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射差遣或罷本年斷絕

支賜去官不免先是嘗詔歲終比較取旨而法未備故有是詔
七年七月御史黃降言朝廷修立敕令多用舊文損益其去取
意義則具載看詳卷藏之有司以備參照比者議法之官於敕
令文意有疑或不取看詳舊卷參照多以臆見裁決請申飭攸
司自今申明敕令及定奪疑議並須參以看詳舊卷考其意義
所歸庶幾法定於一無敢輕重本臺亦得據文考察從之

十月詔舉故事大暑大寒或雨雪稍愆錄囚決獄
八年牛羊典吏李偉坐贓抵罪光祿卿呂嘉問言朝廷指數十
萬緡行一重法於天下而無忌憚之吏已漸弛於法行之初蓋
由本法予錢之人纔減取錢之人二等請定巧倉法斷遣刑名
自陳告首之賞與引領過度一切如舊下刑部刑部議如嘉問
所定

詔自今應諸州鞠訊強盜情理無可愆刑名無疑慮而輒奏並

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毋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詳觀

哲宗元祐元年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覲等刊修元豐敕
令格式

先是摯言元豐中命有司編修令凡舊制載於敕者多移之
於令蓋違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
德而有司不能推廣乃增多條目離折舊制用一言而立一
法因一事而生一條意苟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
時蓋已屢變今所續降者半歲一頒無慮數秩宜選經術儒
臣明於治體練達民情者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
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元豐編
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甚為今日之患朝廷立法簡易當使
人人通曉宜特置局擇通經義明法律者為修敕官命大臣

典領則朝廷仁厚之意可以見矣

帝從其請故有是命至紹聖以後詔並用熙寧元豐舊例元符中復參用元祐元豐條例崇寧元祐乃詔編敕所並依元豐敕令格式勿復編修其元祐以後所修者並毀板

三年詔罷大理寺右治獄戶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法官治在京錢穀事尋詔大理獄既廢開封府軍巡院事衆其復置判官一員府司妨礙公事體小者送戶部取勘先是元豐初置大理獄本以懲革囚繫淹滯但獄事有所統而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小有連逮輒捕繫雖命婦亦不免追攝邏者所探報下之於獄傳會鍛鍊無不誣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亦罷

五年詔諸路兵官及侍臣有罪自樞密院以下所屬鞫治者奏案申樞密院取旨又詔刑部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

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及有所視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歐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從之

七年臣僚言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害誰肯公心正法者請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二人比失入一人著爲法從之

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初無禁繫多寡之限至元祐七年諸路所上刑部獄死之數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則不具卽是歲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繫之數紹聖四年治同文館獄

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

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躡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
上躬其言寔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
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
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
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侍安惇同究問初及甫
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廟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穿
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
平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
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
尉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
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
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
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爲謀忿詆毀之辭及置對

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岩叟面
如傅粉故曰粉燾字况之以况爲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
不利於上躬京厚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
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
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然卒不得其要領
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旣而梁燾卒於
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
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
摯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斂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誦
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元符元年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是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
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

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換者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卽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按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或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三年詔強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其用兵火湯火之類傷人及殘虐主家情狀酷毒或汚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劫不在奏裁之限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罪不至死仍奏裁

先是曾布建議為盜之罪情有輕重贓有多少若劫貧家情理雖重偶以賊少而減免劫富室情理雖輕偶以賊重而論死是盜之生死係於主家之分其富也至於傷人情狀輕重亦殊其以手足毆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

謂之傷殘朝廷雖許奏裁州郡之吏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贓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聽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之類情狀酷毒及汗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如此則輕重不失其當王古徐彥孚鍾正甫亦以為請及是布為相遂由前議改焉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廣刑罰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者朝廷改法以強盜計贓應絞者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如聞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苦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仇報復故賊徒益逞重法地分尤甚切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強盜舊法又言朝廷取諸郡所申盜

賊之數比較新法未行之前爲少遂以爲賊盜衰息刑罰可減此正與臣之論相反也夫有盜不申則刑部之數多懼有報復不敢以聞則刑部之數少臣恐自此盜賊充斥而朝廷不知也從官臺臣亦嘗論列非獨臣區區之私見也會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強盜應絞者計贓如舊法前詔勿行

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則是一歲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卽抵重譴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大理卿周鼎言律鬪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蓋兩相爭競者謂之鬪不因爭競者謂之故義理甚明今法寺斷按每於故鬪之際議論不一蓋泥刑統所謂非因鬪

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殊不知言無事而殺者以言無彼此爭鬪之事而殺人者是名故殺若謂不必鬪爭但緣他事而殺者不當爲故則律之立文奚不曰有事殺人絞而云鬪殺人絞不曰無事殺人斬而云故殺人斬以此質之法意可見請自今凡鬪奏故鬪按並今有司指定兩相關爭是否若止辨說往復卽非忿競則故鬪情狀判然矣刑部亦是鼎議詔申明行下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顧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詔從之

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園之法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

貧死者詳見徒流門

大觀元年詔計贓之律以緡論罪緡價有貴賤故論罪有輕重今四方緡價增貴而計緡之數猶循舊制以定一貫三百爲率

計價既低抵罪太重非仁恤獄之意可以一貫五百定罪
二年更定笞法自今並以小杖行決笞十爲五二十爲七三十
爲八四十爲十五五十爲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求爲定制
八年大理少卿任良弼言州縣推勘盜賊多以止宿林野爲詞
不究囊橐之家請自今應推強盜而不究囊橐及所止之地名
各徒二年不盡者城二等爲令從之

四年詔河北河東羣賊所經歷縣及十次以上知縣降一官衝
替縣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次知縣充替縣尉勒停

政和二年臣僚言比來大理迎合觀望曲法用情例使倖免有
犯在開封而願移大理者至號法寺爲休和所甚非廷尉持平
之義詔大理卿少並罷免

四年詔立聚問審錄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笞一日

五年詔今後不法官吏已爲按察官所劾而輒論告按察官者

雖指斥等事亦候結勘斷罪畢再推勘如不實誣告之人特於
法外別行重斷

七年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卽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
者方許枷訊所以示別也邇來有司廢法不候三問追攝不原
輕重枷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
以稱欽恤庶獄之意又詔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
請不候三問未承卽加訊問非朕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自今有
犯除涉情理重害別被處分外餘止以衆證爲定仍取伏辨無
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置勘其合廷訓者並送
太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中書有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盡爲命官立文其後敕文相
因修立掌典解役亦用去官免罪例而有犯則解彼歸農幸免
重罪詔政和敕掌典解役者聽從去官法勿行

重和元年二月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言州縣虐吏輒借杖爲溜筒用鐵鉗項以竹實沙而貫之非理慘酷詔悉禁止犯者以違制論四月詔肉刑廢而爲杖笞而折杖之數多寡不倫民抵慮禁傷及肌膚宜約其數以善天下自今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者十五徒一年半杖七十者十三徒一年杖六十者十二笞五十者十笞四十者八笞三十者七笞二十者六笞十者五宣和元年詔慶州近斷大辟二人其元犯人乃於斷後首獲人命至重失刑如此深可憫傷其今本路提點根勘官吏並先勒停不以赦原誤斷之家優加存恤二年右司員外郎翁彥深言陛下欽恤庶獄無所不至而州郡不能審克吏得以並緣爲姦刑及貧民而富者規免寔失天下之平今奏牘之首纖息畢載而略其戶等請自今奏按並列其戶之高下察吏姦而懲之使寡弱之民不見凌暴從之

臣僚言比年官吏希求恩賞治獄者務作獄空輒不受詞又寄留囚徒於它所致有逃逸斷刑者務作斷絕滅裂鹵莽用刑失當有以婦人配隸千里者昨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輒奏獄空近復有旨不許妄作斷絕然開封府復有斷絕獄官吏冒賞者詔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故事法寺斷絕必宣付史館獄空降詔獎諭或加秩賜章服後以冒賞者多熙寧初以斷絕乃常事不足書罷宣付史館仍不降詔獎諭

都曹翁彥深上言伏見淮東十一州軍政和六年七年坐殺人而死者纔十有二人刑幾措矣然計二年之獄蓋一百三十二人而獨此十二人者死問之有司則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于漢唐未有殺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卽遭歐殺是殺人者不死詈人

者顧當死輕重倒置莫此爲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謂仁心矣彼其遭殺者受無辜之虐而銜不報之冤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強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烏在其爲平也以一路二年計之已如此天下復當幾何所謂好生者將以省刑而召和氣也今舍止殺之具致被殺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寬殺人之人使銜冤者益衆非所以召和氣也朝廷見歲斷大辟之少以爲刑將措矣蓋亦并奏按而計之乎致治猶元氣也刑之禁民爲非猶藥疾也慕措刑之虛名而忘失刑之實患是猶慕治古之無札瘥而但去其藥民知擠于溝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賞內冀陰德之報迺相驅煽遂成風俗一作奏案無敢異議胥吏乘之姦弊萬態文致情理莫可究詰讞狀徑上不由憲司其就東市者大抵貧民耳

詔州縣官不親聽囚而使吏鞫訊者徒二年

高宗中興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杻鉗鎖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損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杻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負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輒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制詔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按具情款招伏按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列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于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斷過編配之數亦如之各路提點刑獄司每年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倣此申提點刑獄司其獄事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按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若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點刑獄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建炎元年大理正權刑部郎官朱端友言舊例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爲一匹今所在絹直高貴增估乃詔自今以絹定罪者並以二千爲準

三年詔自今並遵用嘉祐條法內擬斷刑名嘉祐與見行條法輕重不等並從輕賞格卽從重其官制所掌事務格目及役法等

等有引用窒礙各該載未盡者並令有司條具以聞
熙寧中神宗厲精爲治議置局修敕蓋謂律不足以周盡事
情凡邦國沿革之政與人之爲惡入于罪戾而律所不載者
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存乎敕之外自元祐
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各自爲
書而刑書寔繁至是乃有此詔又詔重修敕令所應仁宗法
度理合舉行自今遵奉嘉祐條法將嘉祐敕與政和敕對修
紹興初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及

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爲名頒行於是熙
寧元祐紹聖法制無所偏循善者從之

自度江以來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記胥吏
因得予奪至是監察御史劉一止奏曰伏見尚書六曹下逮
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爲予奪
蓋法令具存姦吏猶得而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
何所不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見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
其省記之文刊定放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爲最繁切恐於此
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
鑲版頒降施行詔如其請

四年二月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所降御筆多出於法令
之外奉行抵牾甚非恤刑之意自今除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
前御筆有出於法之外者依累降旨揮施行其餘減杖卹刑之

類並合遵守

自蔡京當國請降御筆手詔以快已私自畔法令有司莫知
適從至是釐正之

八月詔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死徙未嘗未減自今官吏
犯賊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決不可貸又詔賊罪至死者籍
其家

上宣諭欲極治賊吏仍欲檢舉祖宗舊法詳息告諭使行之
不暴毋駭聞聽其後三省進呈臣僚論列賊吏弃市事上曰
不必至此但杖遣足矣自後賊吏皆杖脊流配

紹興二年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自今無得輕用重
刑

先是秘書少監傅崧卿言軍國異容刑亦殊制不可槩以軍
法從事比聞州軍有捕獲軍兵劫盜殺人者至族其家望加

戒飭有是詔

三年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
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送旨揮更不施行

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大重其略曰紹興
敕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
刑名不爲不重後來復降指揮又因官司申請不以赦原減
雖遇特恩不原爲法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屯嘗有
軍卒私販百姓因之故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
蓋一時禁止非通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看詳以謂
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
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廷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
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日有之
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

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
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
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為百千
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為
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為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縉
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
省熟議故有是詔

詔捕獲強盜雖無被盜姓名已論決者許推賞

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
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跡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蔽蓋既
無激勸之方又欲追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

詔

五年尚書省言州縣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托之疫

患殺之未嘗依條限以治乞舉行歲終比較計分斷罪法是年比
較得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者
及一分惠州病死者二分六釐當職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詔諸獄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定牢違者杖八
十獄官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一年知通監司
覺察按劾著為令

十八年撫州泉州誤決重囚官吏各置重憲

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伏觀紹興令決大辟皆於市先給
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
呼奔逼而有司不以舉行視為文具無辜之民至是強置之
法如近年撫州獄案已成陳四閑合斷放陳四合依軍法又
如泉州獄案已成陳翁進合決配陳進哥合決重杖姓名略
同而罪犯迥別臨決遣之日乃誤以陳四閑為陳四以陳翁

進爲陳進哥皆已配而事方發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口耳而舉行給酒辭訣之是二人者豈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欲望申嚴法禁否則以違制論從之

臣僚言比年諸路推究翻異公事或朝廷委之鞫勘例差初官蔭補子及新第進士於法令實未暇習其勢必委之於下老胥猾吏得以爲姦請行下諸路應有鞫勘公事並須擇曾經歷任人從之

二十六年吏部尚書周麟之言臣聞之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切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書官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以理推之誠爲未允望今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旨揮令敕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肴麟之所言蓋指秦檜也詔依秦檜自得政以來動輿大獄皆制天下岳飛獄死檜勢熾愈

熾賢士大夫時繫詔獄死徙相繼天下寃之又置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卽送大理獄殺之大開告訐之門至檜老病日深忌媚愈甚將除異已者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趙汾張初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無完膚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大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事乃寢

詔刑部郎中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

先是右司郎中汪應辰言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誼並建官師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幾其失斷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謂之前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人之川峽去朝廷遠則委之轉

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爲左右或以詳覆或以叙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爲平治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覆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獄之不得其情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及覆詳盡以稱欽恤之意上善其言故有是旨

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編特旨斷例七十卷四年正月臣僚言杖笞之制著令具存輕重大小之制不得以私意易也比年以來吏務酷虐浸乖仁恕之意凡訊囚合用荆子一次不得過三十共不得過二百此法意也今州縣不用荆

子而用藤條或用雙荆合而爲一或鞭股鞭足至二五百刑罰寃濫莫此爲甚願戒有司由嚴行下凡守令與掌行刑獄之官並令依法製大小杖當官封押乃得行用不得增添換易過數訊囚恣爲慘酷從之

五月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察獨在聚錄之際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獨示之死生之分決於頃刻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絕其文嘈囂其語故爲不可曉解之音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臣竊照聚錄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讀無得隱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此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按而已臣謂當稽參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於聚錄時委長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按果無差殊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伏辜者無憾寃枉者獲伸

從之

六年秘書少監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重修敕令格式百二十一卷存留照用指揮二卷詔以乾道重修敕令格式爲名

淳熙元年五月詔頒浙西提刑鄭興裔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司

初興裔言諸州縣檢驗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
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
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檢官受牒起發皆注
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州縣不得爲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諸路
十月詔六部除刑部許用乾道所修刑名斷例及司勳許用編
類獲盜推賞例并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輕置修例敕事指揮
內立定合引例外其餘並依成法不許用例

先是臣僚言今之有司既問法之當否又問例之有無法既

當然而例或無之則事皆沮而不行夫法之當否人所共知
而例之有無多出吏手徃徃隱匿其例以沮壞良法甚者賄
賂既行乃爲具例爲患不一請詔有司應事有在法灼然可
行而未有此例者不得以無例廢法事下六部看詳至是來
上乃有是詔

六年知湖州長興縣茹驤坐賊免真夾編管台州仍藉沒家財
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
賊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
敢私勉從所請可鑄三官於是陳峴張宗元趙礪老徐本中並
坐舉驤各降三官

八年詔自今強盜抵死特貸命之人並於額上刺強盜二字餘
字分則兩類

十六年臣僚言在律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之外

刑考
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比年中外之獄聞於狀外求罪推
尋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豈無冤濫乞申明法令
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于法從之

光宗紹熙五年臣僚言廣東一路十有四州惟英德府煙瘴最
甚有人間生地獄之號諸司分在廣韶二州置司英德府界乎
廣韶之間故諸司凡以公事送獄者多送英德人一聞生地獄
之名則已心懼凡罪不至死與未必有罪之人每至獄則皆引
伏其意以爲久繫于獄未必辨明而不免于死不若亟就刑責
猶得一生由是獄之欲速成者心之英德而英德之吏以善治
獄名今一路之中東有潮惠西有二廣北有南雄連州皆風土
之不甚惡者請行下本路諸司應今後公事合送別州根勘者
不許送英德府庶獄無冤濫人獲生全從之

寧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兇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
使之說誘被死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嘗求其故始則保甲憚
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
鞫勘結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爲今若
縱而不問則是被殺人者反爲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
請明降旨揮凡有殺傷人處如部保不曾申官州縣不差官檢
覆及家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並合從條究治其行財受
和會之人更合計贓論罪從之

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嘉泰改元一年天下所上死按共一千
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夫有司
以具獄來上必皆可論刑之人陛下貸其罪辜者凡一千三百
六十人豈爲細事請詔秘書省修入日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
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濫從之

四年詔頒湖南廣西刊印檢驗正背人形圖於諸路長刑

司
先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鞠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
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爲無差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
人罪弊倖不一伏見湖南廣西見行刑印正背人形隨格目
給下檢驗官司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橫斜曲直仍
於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罪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衆無異
詞然後著押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於是詔行之

臣僚言切見縣獄苦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許於運司錢
內支往往縣道不敢支破例多陪辦於推獄私取於役戶分甘
於同禁之人簞食入獄攪拏紛然極可憐憫乞從諸縣申州就
於常平米內支撥從之

十三年詔凡在官財物不應用而用之依律科坐、非之人自
今私自入已者爲贓罪私自饋遺者爲私罪用克公用者爲之
公罪創始者爲首坐以全罪循例者爲從與減一等



馬



西

